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今古奇觀  
第四十八卷 元公子淫人反自淫

詩曰：坐懷不亂古來誇，閉戶辭人也不差。

試看簷前無錯點，勸君休彩路旁花。

話說蘇州府長洲縣，有一個少年秀才，姓唐，因慕唐寅為人，便起名叫做唐辰，因唐寅號伯虎，他就號季龍，有個要與唐寅相伯仲之意。他生得雙眉聳秀，兩眼如星，又兼素性愛潔，穿的巾服無半點塵污。走在人中，真如野鶴立在雞群。況且才高學富，凡做文章，定有驚人之語。人都道他不食煙火，體氣欲仙。家計雖貧，住的房屋，花木扶疏，大有幽野之致。結交的朋友，多是讀書高人，若是富貴■躅之人，便絕跡不與往來。若看他外貌，自然是個風流人物；誰知他持己端方，倒是個有守的正人。除了交際，每日只是閉門讀書而已。又因他孤高，與眾不同，尋常女子，難以說親，所以年紀二□，尚未受室。

一日暮秋天氣，聞得虎丘菊花盛開，約了一個相知朋友，叫做王鶴，字野雲，同住虎丘去看。二人因天氣清明，不寒不燥，遂不僱船，便緩步而行。轉到半塘，只見一帶疏竹高梧，圍繞著小小一個院子，院子內分花間柳，隱隱的透出一座高樓，樓中一個老婦人同著一個少年女子榻伏著閣窗，低頭向下，不知看些什麼。唐辰忽然看見，著了一驚，再定睛細看，只見那女子生得：

白勝梨花紅勝桃，黃金弱柳遜纖腰。

若非國色天仙種，安得姿容絕世嬌？

唐辰看了，不覺失色稱贊道：「好美女子！」王鶴忙止他道：「低聲！恐怕有人聽見。」唐辰方掩口低頭而走。走了幾步，王鶴笑說道：「季龍兄平素最謹慎老成，今日何故忽作此態？」唐辰笑道：「連我亦不自知其然而然也。第覺光豔觸人，寸心已蕩，有不容人矯持者。」王鶴道：「此女果然可稱絕色也！怪兄不得。但不知道家姓甚？」唐辰道：「偶然動心，自是本來好色之先天，若一問姓名，便恐墮入後天，有犯聖人之戒矣！」王鶴笑道：「且詩問，君子思淑女而展轉反側，為先天乎？為後天乎？」二人相視大笑。不覺步到虎丘，果然菊開大盛。二人賞玩多時，情興頗暢，因相攜上一小樓去沽酒。

不期上得樓來，早先有一個老者坐在上面獨飲。你看那老者怎生打扮？只見他：

頭戴一頂玄色夾紗巾，湛湛一泓秋水。身穿一領素絲單直裰，飄飄兩袖春雲。幾根須如銀見肉，歷歷可數；

兩隻耳垂珠貼肉，累累堪誇。口角含吟，不問而知其為能詩之子美；準頭帶赤，一望亦識其為好酒之劉伶。若非藏名之君子，定是玩世之高入。

那老者正對著酒家插瓶的許多菊花，舉杯獨酌。忽看見唐辰與王鶴上樓，又見唐辰年少，風流儒雅，皎皎出塵，便放下酒杯，立起身將手一拱，道：「二兄請坐！」唐辰與王鶴忙忙打恭，道：「老先生請！」遂同坐於對面。那老者道：「二兄高姓？想因看花而來麼？」唐辰笑道：「我二人因秋色甚佳，閒步至此。又見菊花大盛，偶思小飲；不期驚動長者，殊為得罪！不曾請問得老先生尊姓，晚生焉敢先通。」那老者道：

「我學生姓莊名臨，別號敬菴，是湖州人，偶寄居於此。」唐辰與王鶴道：「原來是中翰老先生。」莊臨道：「不敢！二兄亦乞見教。」王鶴道：「晚生姓王名鶴。」唐辰道：「晚生姓唐名辰。」莊臨道：「唐兄莫非就是慕唐伯虎的季龍兄麼？」唐辰道：

「不敢！」莊臨因歡羨道：「果然名下無虛。我就想如斯濁世，豈易得此高品？」因命跟隨童子，又取了兩付鍾箸，送酒同飲。

飲酒中間，扳今弔古，談山說水，彼此投機，竟不像個初會面的。大家放量豪飲，飲到半酣，忽見一隻大酒船泊在樓下，船窗適與樓窗相對，船中一女子，時時掀起簾兒，看著唐辰微笑。唐辰也不在心，又飲了一會，遂與王鶴起身辭謝，道：

「晚生俱醉矣，不堪再酌。」莊臨道：「既如此，我們同到山前步一步，再回來小寓吃茶罷。」遂叫家人算還酒錢，手攜著唐辰步上山來。又在山上盤桓了半晌，方同二人上了小船，搖回半塘門前上岸。王鶴辭謝道：「本該登堂叩謁，恐殘步不恭，容改日竭誠再拜何如？」莊臨笑道：「我學生與二兄形骸俱已略去，何又作此俗談？」三人俱笑起來，遂同入堂中。敘禮畢，莊臨就吩咐備茶到後樓上來。吃罷，因邀二人入內，道：「今日虎丘之菊，可謂盛矣！小樓之下，亦有數種，請二兄進去一看，不識有當於虎丘之萬一否？」唐辰道：「才得登龍，遽爾入幕，無乃過於造次乎？」遂穿入後堂，由曲檻書齋直登後樓。唐辰與王鶴到得樓上，舉頭一看，只見疏籬碧梧圍繞小院，即初來時所見美女子佇立之樓也。二人相顧微笑，暗以為奇。再細觀樓上，橫懸一匾，題著「醉陶樓」三字。再往樓下一看，皆是菊花，紫白紅黃，芬紜滿院。莊臨笑指道：

「觀於海者難為水，小院疏英殊無足覽，聊以效野人之獻。」唐辰道：「天下豈無菊？古今盡屬陶家，花以人靈耳！今有老先生在此，覺滿院之菊，皆含陶家風趣，不獨虎丘減價，幾令天下秋英皆失色矣！徘徊賞玩，恍置身於五柳之前，何幸如之！」莊臨大笑道：「承兄過譽，吾何敢當！」不一時，童子送上松茗，一人啜茗觀玩。只見院子外一個少年，穿著一身華服，走了過去，又走了回來，只管仰著頭看樓上。唐辰與王鶴低低說道：「此人想也是看見此女，故作此態。」王鶴道：

「你認得此人麼？」唐辰道：「我不認得。」王鶴道：「此人叫做元晏，是個呆公子。」說罷，早又是美酒佳饌，靠著樓窗，看菊小飲。飲了幾杯，王鶴因問道：「苕溪大郡，人文淵藪，老先生何慕於蘇，而舍彼就此？」莊臨見問，便蹙著雙眉道：

「此事有難為二兄道者，然承兄下詢，又不敢不告。學生止生一子一女，小犬雖博一領青衫，然庸腐之才，僅可以持門戶而已。小女雖閨中弱質，而孟光風范，自顧不減，兼之女紅之事，頗有微長。學生與老妻最為鍾愛，欲得梁鴻事之。而敝郡鄉紳子弟，不肖者多，往往強求，費人唇舌，故僑居於此以避之。」王鶴道：「原來為令愛之故，不知老先生到敝地，曾為令愛選有佳偶否？」莊臨笑道：「有倒有了，尚不知機緣何如？」王鶴見莊臨說話有因，便乘機說道：「老先生既有其人，晚生願執斧柯何如？」莊臨道：「王兄若肯撮合，再無不諧之理。」說罷大家俱各笑笑，默會其意，不好再言。直飲到抵暮，二人方起身辭謝。莊臨猶戀戀不捨，臨行，又問了居止而別。王鶴一路上與唐辰說道：「觀莊老有意於兄，此段姻緣可謂天付矣！」唐辰道：「樓頭一見初非有意，店中之遇亦出無心，而不知所遇即所見，真奇事也！」二人進城各別。

到次日，莊臨來拜，唐辰就留在家中飲了一日。莊臨見唐辰居止幽雅，事事風流，甚是歡喜，又見他少年未娶，更加歡喜。唐辰見莊臨為人高逸，□分敬重；又見閨中有美，更加親厚。二人彼此愛慕，便時常往來。過了些時，王鶴揣知其意，因乘間對莊臨道：「老先生久擅冰清之望，唐季龍亦可稱玉潤荀倩風流，無心契合，此中大有天緣，晚生欲以一縷紅絲，為兩姓作赤繩之繫，不識可否？」莊臨笑道：「學生久有此意，今日野雲兄道及，可謂深得我心矣！敬從台命。」王鶴大喜，因與唐辰說之，唐辰喜之不勝，恐後有虧，即擇日行過定來。自定之後，翁婿往來，更加親厚不提。正是：

姻緣分定便相親，每向無因作有因。

處世不須多計較，老天作事勝於人。

卻說唐辰與王鶴在樓上看見，在院子邊走來走去的那個少年，姓元名晏，表字子過，是個大富公子。為人雖極鄙俗，卻每每強作風流。已定下花鄉宦家女兒為妻，他還終日東游西蕩，看人家婦女。這日也因往虎丘看菊，打從花園邊過，看見瞭樓上美女，便著了迷，只管走來走去。不期到了下午，樓上美女不見，卻換了幾個男人吃酒，便□分掃興，只得自到虎丘去閒步了半晌，再回來看樓上時，吃酒人雖散了，卻不見美人，再要看看，卻又不能，要撇了回來，又戀戀不捨。正徘徊間，忽後門裡走出一個老婦人來。他認得是張媒婆，因上前迎問道：「張娘娘，那裡來？」張媒婆看見道：「元相公，你為何獨自在此？」元晏道：「虎丘看菊回來。」張媒婆道：

「我在這裡賣些翠花。天晚了，同進城去。」二人便同路而行。

元晏問道：「這是甚麼人家？」張媒婆道：「他是湖州莊家，移居在此。有個小姐，要我替他做媒，只是莊老爺難說話，我替他講了幾頭親事都不允。今日是他小姐要買翠花，我故此送來，多謝他留我吃飯，故出來遲了。」元晏道：「既是他家女兒托你講親，你何不總承了我，我重重謝你何如？」張媒婆道：「你現今聘下花小姐，目下日日催娶，你不去幹正經事，卻說這些戲話。」元晏道：「我實意如此，倒不是戲話。」張媒婆道：「若是實意，你聘下花小姐，那個不知？他難道肯與你做小？」元晏道：「若依你說，這事成不得了，我便是死也！」

張媒婆笑道：「這又奇了，你又不認得他小姐面長相短，為何要死起來？」元晏道：「我起先打從他園外樓下過，我見他小姐一貌如花，榻伏著樓窗，看見我過，便低著頭不住的向我含笑，著實有意於我。引得我魂飛天外，若是娶他不得，豈不要想死？」張媒婆笑道：「他小姐果然生得標緻，怪不得你想。但他為人正氣，言笑不苟，怎肯輕易向人含笑？」元晏道：

「他若不向我笑，我想他做甚麼？你既在他家走動，這件事要賴在你身上了。」張媒婆道：「你的事怎賴在我身上？」元晏道：

「我也不白賴在你身上，送你□兩白銀，煩你假借賣花，見莊小姐，取巧兒說我樓下窺見相思之意。他若不肯應承，我只得死心罷了；他若果然有意，你能設法我再會他一會，我再謝你五□兩，決不爽信！」張媒婆道：「這事難，難，難！他一個宦家小姐，叫我怎生開口？」元晏道：「張娘娘，不消說許多難，他小姐已百分心肯，我故此央你，你去只消微微勾挑，他自然領會，我若沒有幾分把柄，我肯拿銀子白白要你？」

張媒婆道：「若果有意便好，倘若是無心，打也有，罵也有，還要將這好主顧斷送了。既是元相公托我，怎好推辭？過些時，只得替你去走一遭。」二人說著，已進城，要分路，元晏道：「張娘娘，明日遲些出門，我絕早還有話來與你說。」二人別了。

到次日，果然元晏拿了□兩銀子，到張媒婆家來送與他，道：「昨日所說，今日就要去走走，我在家立候好音！」張媒婆接著□兩銀子，心先軟了，妝不出腔來，因說道：「元相公面上，只得去走遭，但不知是禍是福？」元晏道：「包你是福！」

說罷，就去了。

張媒婆將銀子收好，心下暗想道：「此事想必有些因，故此人著魔。」捱到午後，又尋了些奇巧珠翠，走到莊家來。此時莊奶奶正午睡，遂走到莊小姐房裡來。原來莊臨的女兒，母親生他時，曾夢玉燕投懷，遂取名叫做玉燕。莊玉燕看見張媒婆來，因叫他坐下。張媒婆先說道：「昨日的翠花不甚好，我今日特尋幾朵奇巧的來與小姐。」因開籠子，取了出來，道：

「小姐，你看好麼？」莊玉燕道：「果然比昨日的好些，只是又勞你送來。」張媒婆道：「我一為送翠花來，二為你昨日說樓下菊花好，因老爺有客吃酒，不曾看得，今日小姐可領我去看看。」莊玉燕道：「這個使得。」遂叫丫鬟拿茶到後樓上來，吃罷，二人到得樓上。張媒婆看見許多菊花，便滿口稱贊道：

「果然好花！怪不得人要想來看。」莊玉燕道：「花雖好，只是老爺性癖，不甚肯容人看。」張媒婆道：「只便宜了小姐，早早晚晚受享！」莊玉燕道：「我平常也不甚上樓，每年只到菊花開時，未免要來看看。」張媒婆道：「菊花雖被小姐看得好，只怕小姐又被牆外遊人看得好哩！」莊玉燕道：「也說得是，我們下樓去罷！我明日再也不上來了。」張媒婆笑道：「我說戲耍子，小姐為何就認起真來？」莊玉燕道：「不是認真，張娘娘雖然是戲話，想起來實是有理。我女孩兒家，倘被輕薄人看見，背後說長說短，豈不可恥？」一面說，一面就立起身來。

張媒婆又笑道：「小姐怎這等性急？此時園外又沒人過，等我再看一看，就同你下樓去罷。」莊玉燕雖依他不下樓，卻走離瞭樓窗口，直走到牆外看不見的所在站著。張媒婆道：「小姐原來這等真誠！小姐倒未必有人看見。我且問小姐，城中一個有名的風流元公子，昨日曾打從園外樓下過，不知小姐可曾看見？」莊玉燕正色道：「張娘娘，這就說得沒理了！我一個閨中女子，甚麼元公子、方公子，忽然問起我來？」張媒婆道：「我是閒話兒問問。」莊玉燕道：「張娘娘雖是閒話，倘被侍兒聽見，傳到老爺耳朵裡，大家不便。」張媒婆聽了，吐舌道：「小姐面前，原來說不得戲話的，這等是我老身不是了！」

莊玉燕道：「不是我敢唐突張娘娘，我老爺與奶奶家教，從來如此！」張媒婆見說不入，便不敢開口，只得又說些混話，就同下樓來。又留吃了些點心茶，就辭了出來。一路上想道：

「我才透得一句，早被他數說了許多，若再說些不尷尬話兒，定然要打罵了！這等烈性女子，如何講得私情？我幾乎被他誤了。」又想道：「事既不成，怎好受他銀子？欲退還他，卻又捨不得，莫若只含糊兩日，再作區處。」因走到元晏家來回覆。元晏接著，忙問道：「事情妥了麼？」張媒婆道：「也說不得妥，也說不得不妥。」元晏道：「這是為何？」張媒婆道：

「今日他家請內眷賞菊，沒工夫說話，只得回來，隔一日再去，方有的信。」元晏道：「怎如此不巧？張娘娘千萬留心，我望信甚急！」張媒婆道：「元相公不消著急，消停一日，我自然上心，不消吩咐。」遂辭了回來。

卻說張媒婆才走到自家門前，只見一個人立著等他。見他回來，因說道：「張娘娘回來了，我家太太尋你去說話。」張媒婆道：「沈阿叔呀，可曉得花太太尋我做甚？」家人道：「我們不知，只說叫你就去。」張媒婆道：「既如此說，只得同你走來。」原來這花太太的女兒，叫做花素英，就是定與元晏為妻的。張媒婆走到，見花太太道：「不知有何事呼喚老身？」花太太道：「素英小姐，我前日帶他到虎丘看菊花，在船上不知被簾子抓，又不知頭梳鬆了，將一枝珠花不見了，如今失了對。要尋你替他成配一對，你可到房中去見他。」張媒婆道：

「可惜！可惜！不知是甚麼樣兒，等我去看看。」遂走起身，到後樓來，見了素英小姐道：「小姐，怎就將一枝珠花失落了？」

素英道：「不知怎生就失落了。」張媒婆道：「是怎樣兒，可拿來我看看，不知可好配？」素英便叫丫鬟：「去拿點心茶來，與張娘娘吃。」丫鬟去了，素英見身旁無人，因低低對張媒婆說道：「我花不曾不見，因有一件事要央你，假說不見珠花，方好來尋你。」張媒婆道：「不知小姐有甚事央我？」素英道：

「我昨日在虎丘看菊，船泊在一個酒樓對面，只見酒樓上一少年秀才，在那裡看菊花飲酒，甚是風流。他看見我□分留意，我問船上人，有認得他是唐季龍，有名秀才。張媒娘，你是我心腹人，我不瞞你，我見他甚是掛意。今央你替我尋見唐秀才，說昨日虎丘相見的就是我，約他在那裡會一會，我自重重謝你！」張媒婆道：「小姐說的就是唐季龍相公麼？果然好個人兒，怪不得小姐動情！」花素英道：「你原來認得他？」

張媒婆道：「我怎麼認不得他？他人兒雖是少年風流，但只是生性有些難說話。我替他講了幾頭親事，他嫌不好道歹，再不肯便應承。我如今正有莊家一頭親事，要與他說，小姐的事既吩咐我，我自留心去說。但小姐須要細密，若吹風兒到元相公耳朵裡，他就惱我個死哩！」素英道：「這頭親事，爹爹原替我配錯了！我聞得他不學好，整日在外面不是嫖，就是纏人家婦女，你提他怎麼？」因在妝盒裡取了二兩銀子，遞與張婆道：「這銀子你拿去買果子吃，央你的事，須替我在心！」

張媒婆接了銀子，道：「小姐待我不薄，我自然替小姐上心，不消小姐再三吩咐。」遂辭謝出來。心中暗笑道：「他夫妻兩個，男的央我去偷婆娘，女的央我去養漢，以我看來，正是人配就的一對好夫妻，毫釐不錯，他反說配錯了。」又想道：

「元公子男求女，原是個難題目，自然不成；花小姐女求男，這個題目還容易做。兩樁買賣做成一樁，趁他些銀子也好。」

主意定了，過得一兩日，真個走到唐辰家裡來。

這日唐辰正留莊臨在家，小飲了半日，方才別去。忽張媒婆走來，看見唐辰，因說道：「唐相公好春色！」唐辰甜甜的答道：「幾家門戶重重閉，春色何緣得入來？張媒娘說的親事，再沒有一頭好的，今日就有好的，也不須開口了。」張媒婆笑道：「唐相公這等揀精揀肥的主顧，就有正經的好大親事，我也沒這些氣力與你纏了。今有送上門，又巧又好的小親事，與你做個媒，你肯重

重謝我麼？」唐辰笑道：「這又是張娘娘的奇談了，親事便是親事，有甚麼大親事、小親事？」張媒婆笑道：「唐相公好文章不知做了千千萬萬，怎這樣一個題目便解不來？」唐辰道：「實是懵懵解不來。」張媒婆道：「我便解與唐相公聽，只要唐相公嘴穩些！」唐辰道：「我學生從來守口如瓶，倒不勞吩咐。」張媒婆道：「這等便好！娶來一世做夫妻，便是大親事；一時間遇著，你貪我愛，便就是小親事。」

唐辰道：「這等說來，是姦淫之事了。你也不知我唐季龍是個正人君子，豈為此禽獸之行？」張媒婆笑道：「唐相公不要假撇清，你的來蹤去跡我已知道了。」唐辰笑道：「我唐季龍從不曾鑽穴相窺，又不曾投梭折齒，有甚來蹤去跡？」張媒婆道：

「唐相公不要嘴強，你虎丘看菊飲酒的事發了，還要假惺惺瞞我。」唐辰聽了，只認做莊家議親之事，便大聲說道：「我與莊老爺看菊飲酒，是詩文一脈，就是他女兒要將許配與我，況有王相公為媒，自是明公正氣之事，又不瞞人，何為事發？」

張媒婆道：「這頭親事，我正想著要說與唐相公，不知你們也講動了，就講成，這媒人原要我做，此乃是大親事了。不是他，唐相公再去想。」唐辰道：「虎丘看菊，惟此而已，再無別事。」張媒婆道：「唐相公，你在酒樓上吃酒時節，可有一隻大酒船泊在你樓下？」唐辰想想道：「是有一隻酒船泊在樓下。」張媒婆道：「船中簾下，一個美貌女子，你可曾看見麼？」

唐辰又想一想道：「是有一個女子在簾下。」張媒婆道：「唐相公曾對著那女子笑麼？」唐辰笑道：「這個卻不曾。」張媒婆道：

「你道那女子是誰家的？」唐辰道：「不知。」張媒婆道：「他是花知州的小姐。他對我說，那日看見唐相公留意於他，又對他笑。他又見唐相公人物風流，分動情，意思要與唐相公會一會，故叫我來見你。這便是你貪我愛的小親事。」唐辰道：

「美色人之所好，但我唐季龍乃是讀書人，禮義為重，這樣苟且之事，如何敢做？張娘娘請回，莫要壞人名節！」張媒婆笑道：「唐相公又來假道學了！若要娶妻娶妾，只要有錢，倒還容易，似這樣風流事兒，縱有黃金，也沒處去買，莫要等閒錯過！」唐辰道：「大舜紉衣鼓琴，文王好逑淑女，名教中不乏風流，這桑間濮上淫奔之事，亂人閨門，得罪聖神，我唐季龍就一世無妻，也斷斷不為！」張媒婆見唐季龍說得斬釘截鐵，知道難成，便轉嘴道：「我自戲話，唐相公也不要說真。」

但只是莊老爺家親事，媒人是少我不得的。」唐辰道：「這個使得！」張媒婆遂辭了出來，心下暗想道：「連日晦氣，怎尋著的不是節婦，就是義夫？這也好笑，若是個個如此，我們做馬泊六的，只好喝風罷了！花小姐送我二兩銀了，如今怎生回他？」

才到家坐下，元家又叫人來尋他去問信。張媒婆急得沒法，心下想道：「莫若只催他兩家快快做了親，彼此都有管頭，自然便不想胡行了。只是一時間怎能催得他就做親？」又躲了兩日，不敢去見面。當不得兩家日日來尋，張媒婆想來想去，忽然想起來，歡喜道：「我有主意了！莫若將錯就錯，弔個綿包兒罷！」因走來見元晏道：「元相公，我為你這事，腳都走壞了，你須要重重謝我！」元晏道：「重謝不消說起，但不知事體如何了？」張媒婆道：「你說他對你笑，他說並未曾，這事成不得了。」元晏道：「成不得，我便是死也！」張媒婆道：

「這事雖成不得，卻別有一巧機會在此，我總成了你罷！」元晏道：「別有甚麼巧機會，千萬總承我，我斷不忘你！」張媒婆道：「這莊小姐現今看上了唐季龍相公，叫我替他引線。我既受元相公之托，我也不去見唐相公了，就將元相公假充唐相公，約了所在、日子，與他會一會，豈不是一個巧機會？」

元晏聽了，滿心歡喜道：「這個妙！這個妙！若得一會，我許你五兩銀子，一釐也不少。只要你去約個日子，在那裡相會？」張媒婆道：「這個在我！」就辭了出來。心下暗喜道：

「一頭已說妥了，只看這頭了。」因又走來見花小姐，道：「我為小姐，真真用盡心機。」花素英道：「你為我費心，我自然報你。但不知你怎生為我？」張媒婆道：「你一個宦家千金小姐，況受過元公子之聘，我若將你出名，與唐相公說，他若是口穩還好，倘若有些不老成，漏泄於人，異日元相公知道，不但我做牽頭是個死，小姐日後夫妻間如何做人？」花素英道：

「張娘娘說的最好，但不將我出名，如何得與他會面？」張媒婆道：「有個好機會在此！唐相公如今正與一個莊老爺相好，指望他的女兒為妻。我聽得這個消息，便瞞著他不說是小姐，只說是莊小姐央我，約他會一會，他歡喜不過，到要尋個所在，暗暗與他相會。小姐得了風趣，就是有些敗露，又不壞了小姐名頭，你道虧我麼？」花素英滿心歡喜，道：「實實虧你！但約在那裡相會便好？」張媒婆道：「那莊小姐住在城外，須是城外方好。」花素英道：「城外怎生過得夜？」張媒婆道：

「除非叫只船，只說門外燒香，晚來不回來。」花素英道：「燒香如何得晚？」想了半晌，忽然歡喜道：「有了！有了！楓橋陸衙，是我娘舅家。月初七，是舅母四歲，少不得母親同我去拜壽，舅母少不得留我過夜，到晚我只推病，要叫船回家，便好路上耽延做事了。」張媒婆道：「這個妙！這個妙！」

我就去約他月初七日夜間，在半塘船上相會。」講罷，別了出來。

過了數日，正是月，將近初七。張媒婆笑吟吟走來見元晏道：「許我的五兩兩頭，快拿來！」元晏道：「約在幾時？」

張媒婆道：「初七日，莊老爺有事要回湖州去，莊小姐說屋裡人多不便，已約定了，他夜間自到船上來與你相會。」元晏聽了，滿心歡喜道：「果是真麼？只要事成，銀子自有，決不失信！張娘娘不要騙我！」張媒婆道：「元相公原來不識好人，我為你費盡唇舌，方才妥貼，到來疑我騙你。」元晏聽見是真，喜得滿身鬆快。張媒婆又吩咐道：「莊小姐只認做是唐相公，你到臨期，快活的時節，千萬莫錯說出是元相公來！」元晏道：

「我是在行人兒，為何得錯？只要將他如花如玉的身子，摟在懷中睡半夜，便遂我的心願了！就讓唐呆擔個虛名也罷！」二人約定了，方才別去。

到了初七日，花太太果帶了女兒，到楓橋與舅母上壽。花素英暗暗約下張媒婆，在接官廳等候。花素英捱到傍晚，詐說頭痛，身子不耐煩，要先回去。舅母留他不住，花太太著忙，只得叫丫鬟、家人僱只小船，先送回衙去。花素英下了船，搖到接官廳邊，只見張媒婆坐在一隻酒船上，在前邊搖。

花素英看見，忙叫人叫住道：「張娘娘，那裡回來？」張媒婆道：「城裡一個鄉宦人家，今日相親，那家留酒，回來晚了。」

他們先坐轎進城去了，因船中尚有東西，叫我押船回去。花小姐從何處來？卻坐這樣的小船？」花小姐道：「今日楓橋舅母四歲，母親回來拜壽，原打帳過夜，轎子都打發去了。不期我一時頭痛不耐煩，故叫這小船先送我回衙。」張媒婆道：

「小姐既要回衙，我們的大船正是順路，直到你家後門口過，何不上我的大船同回去？船中尚有好茶在此請你！」花小姐家人道：「這等最好，我們這小船上已搖得不自在，快些過去！」

兩船相並，張媒婆忙扶了花小姐過來，兩個貼身丫鬟也帶了過去。花小姐因吩咐家人道：「我進城不遠，況有張娘娘在此，你不消跟我了。你可原到楓橋回覆了太太，說我頭痛好些，免得他記掛！」家人見船到吊橋，料不妨事，遂原隨小船回楓橋去不提。卻說張媒婆看見小船去遠，遂打個暗號，船家會意，便悄悄搖到半塘灣裡住下。

此時新月將落，岸上還有些亮影。張媒婆一面安排茶果與花小姐吃，一面再三叮囑道：「小姐須要留心，唐相公只認做莊小姐，千萬莫要說出自家姓名來！」花小姐道：「我難道這些事就不曉得？」張媒婆道：「曉得是曉得，只怕到快活的時節，忘了情。」二人都笑了。張媒婆一面就跳上岸，走到半塘橋上，只見元晏已在那裡東張西望，見了張媒婆，忙問道：

「那人出來了麼？」張媒婆低低說道：「船已端正，只是時候還早，不便上船，你須耐心守候。等月落了，我便在船頭招你，你此時絕不可來張望，恐有人看見動疑。」元晏道：「船在那裡？」張媒婆用手指道：「就在橫頭灣裡。」張媒婆說罷，就先走去了。元晏守到月已落完，天色黑暗，方才慢慢走到灣裡船邊來。見船中沒動靜，不敢輕易上船，只得呆立著等。立了半個更次，方見船頭上低低咳嗽，他便輕輕走上船來。張媒婆扯著衣襟，領他走入中艙，又附耳低低說道：「那人已睡了，你須輕輕上牀，用些水磨工夫方妙。」元晏也不答應，挨入艙房，竟脫去衣巾，悄悄揭開帳子，扒上牀來，早有一陣蘭麝之氣，侵入鼻中。再用手一

摸，已覺溫溫軟軟，有個人兒睡在被裡。忙掀開被，將身鑽入，喜得那人並不推拒，只是面向裡床而睡。元晏用一手伸入肩窩，又用一手摟住，低低說道：「莊小姐，想殺我也！今蒙小姐垂愛，得親玉體，實是三生有幸！小姐不必含羞。」花小姐只不答應。元晏又用手將他身上撫摩道：「小姐香閨中豔質，一時自爾嬌羞，但事已即此，恩情如海，何必更作此態？況千難萬難，才得一會，若會面無言，豈不負此良夜？」

花小姐方低低答道：「既已相會，有甚可言？」元晏道：「不言也罷，只求小姐轉過身來。」小姐尚不肯轉，被元晏用手一扳，方輕輕隨手而轉。元晏見他身子轉來，不覺情興勃勃，也不暇細敘私情，竟自騰身而上，小姐再三推時，早已肌膚上下相貼。花小姐雖一時情動，墮入宣淫，然尚是處子，未曾破瓜，被元晏花心點刺，未免作楚楚不勝之態。支撐再四，香汗欲沾，元晏百般憐惜，萬分情趣。但見：

一個是久慣浪蕩子，一個是未破嬌嫩娃。一個乍鬆忽緊，款款輕輕；一個帶笑含啼，驚驚喜喜。一個路入藍橋，玉杵作玄霜之搗；一個歡逢合浦，珠胎迸火齊而開。身俱化作雙飛，肉已團成一片。悄聲但聞嬌喘，暗面只覺芳香。你貪我愛，惟願地久天長；性急心忙，不覺雲收雨散。

二人事畢，元晏說道：「蒙小姐深情，得遂平生之願，但恨無一盞銀燈，照見芙蓉嬌面。」花小姐道：「丑貌不堪君見，暗中正好遮羞。但今日草草一會，明日你東我西，相見甚難，又暗中來去，形影不知，豈不是一場春夢，辜負你我一番心情？」元晏道：「這實無可奈何。」因用手在花小姐身上細細摸弄，忽摸到腰間，只覺微微有一小肉疙瘩，因驚問道：「小姐為何也有此物？」花小姐道：「我生下來就有此物，日裡看，有頭有面，像個鳥兒。父母愛我，叫它做肉鴛鴦。」

元晏道：「這事也奇，我也有一個在腰裡。」因將手引花小姐的手，到他腰裡一摸，果然也有一個。二人歡喜道：「這是天生一對，今日之會，不是無因，但異日這肉鴛鴦配在夫妻，我二人便死無恨矣！」一面說，一面興動，元晏又欲再行雲雨，花小姐道：「一之已甚，豈可再乎？」元晏道：「相會甚難，時光有限，故爾唐突。」花小姐便不推辭。這番興趣，比前正濃。正是：

一番雲雨一番濃，又到巫山□二峰。

莫怪襄王太相狎，難得相逢似夢中。

二人事畢，張媒婆早在牀前低低叫道：「唐相公，受用夠了，快起來罷，天將亮了！」元晏與花小姐戀戀不捨，當不得張媒婆再三催促，元晏沒奈何，只得穿衣而起，坐在牀上，尚叮嚀後會之期。張媒婆道：「後會在我，不消多囑！」遂扯了元晏出艙，送到船頭，看他上岸，早隱隱有心腹家人接去。

張媒婆方關上艙門，悄悄叫船家將船移入城，送花小姐回衙。

真個人不知、鬼不覺，做了一樁偷天換日之事。正是：

媒婆奸狡計如神，白吃東西還要銀。

不是誘人偷婦女，便牽婦女去偷人。

卻說元晏自從私會了花小姐，不知原是自家妻子，只認作莊家小姐，滿心歡喜，萬分得意。過不得幾日，又來尋張媒婆，要約後會之期。張媒婆乘機騙了許多銀子，便今日推有事，明日推不便，只是延捱。元晏思慕之極，又制了許多珠翠釵環，托張媒婆送去。張媒婆都暗暗自家收了。因思無物回答，恐怕元晏動疑，欲待買些市井巾帕之類，又恐被他看出。暗想道：「我聞知莊小姐刺繡最精，莫若買幾尺素綾，求他繡一對鴛鴦，落個款回答他。不怕這呆公子不死在我手裡！」因買了五尺上好素綾，又買了些時新果品，一逕出城，到半塘來見莊小姐。

這日，莊小姐正同母親在房中閒話，忽見張媒婆來，莊太太便笑道：「你好些時怎不來走走？」張媒婆道：「老身連日窮忙，故未曾來看得，今日特尋了幾個果品，來孝順太太小姐。」莊太太道：「多謝你了！」又一面叫他坐下吃茶，一面又說道：「你連日不來，可知我小姐有了人家麼？」張媒婆道：「是那家？」莊太太道：「就是時常與老爺來往，相好的唐季龍秀才。」張媒婆道：「唐相公果然好個人品，文才又高，這個女婿撿著了！我前日也略知些影兒，要來說，卻因有事誤了。

是誰人為媒？這等成得快！」莊太太道：「就是同學秀才王野雲為媒，才行聘不多時，約在來春就要做親。」張媒婆道：「我媒雖不曾做得，喜酒卻是要吃的。」莊太太道：「這個自然。」

張媒婆道：「我今日一來要看看太太，二來有一件事，要求小姐。」莊太太道：「何事？」張媒婆因取出綾子來，說道：「城中一個鄉宦家小姐，今年才□三歲，極喜歡老身，他今年要學刺繡，遍處求尋，並沒有個好樣兒。前日是我偶然在此處誇說，莊小姐刺的繡四郡聞名，他就賴在老身身上，要替他轉求一幅。老身因時常受他些恩惠，沒本事回他，故大膽來要求小姐繡一幅送他，不知小姐可肯作承老身麼？」莊太太道：「他終日閒著，總是拈弄針指。」因對女兒說道：「你就替張娘娘繡一幅。」莊玉燕道：「只恐繡得不好，惹他們笑話。」張媒婆笑道：「小姐不要太謙，小姐繡的，莫說蘇州城中尋不出，就是天下也沒有第二人。小姐若肯見愛，便是我老身的造化了。我沒甚好東西來送小姐，改日尋幾枝新時樣的翠花與小姐戴罷！」莊玉燕道：「甚大事，要你的東西！但不知要繡甚麼？」張媒婆道：「他女孩兒家，繡佛、繡觀音，他還學不得，不若繡一對鴛鴦，與他作樣罷。」莊小姐道：「這不打緊，遲□數日就有了。」莊太太留他吃些酒飯，又說些閒話，方辭了出來。莊玉燕不失信，過了半月，果然替他繡得端端正正，只不曾落款。張媒婆道：「小姐若不落個款，他知是誰人繡的？」

莊小姐被求不過，只得又刺了「莊玉燕制」四個小字在下面。

張媒婆得了，千恩萬謝，辭了出來。

原來張媒婆要在元晏面前賣弄手段，先許了元晏道：「莊小姐說，承唐相公送他許多首飾，別物皆唐相公所有，不足為重，今特親刺一幅繡鴛鴦回答，方見真情。」因今日准有，暗暗約了元晏在半塘門前，遠遠等候。他大模大樣的從莊衙拿了出來，走到野中無人之處，遞與元晏。元晏打開一看，又見下面繡著「莊玉燕制」四字在上，心以為千真萬真，再想不到是被奸婆作弄。又暗合著他二人肉鴛鴦之事，以為情深，愈加思想，每日只求張媒婆要思量後會。張媒婆道：「這事如今做了不得了！」元晏道：「為何做不得？」張媒婆道：「前日他二人未曾結親，恐怕不成，故指望一會，我便乘機做成了你。如今唐相公聘已行了，只在早晚就要做親，他放著現成成事不做，又擔驚受怕做甚麼？」元晏道：「如此說來，卻怎生區處？」張媒婆道：「叫我也沒法，現今花太太催做親甚急，莫若撿個好日子，做了親，豈不是一樣受用？又勞心費力去尋莊小姐做甚麼？」元晏道：「花家親事，是自家妻子，遲早只在那裡。莊小姐是別人妻子，騙將來落得受用，怎是一樣？」張媒婆笑道：「我說的是老實話，你不聽便罷！」元晏見張媒婆話不投機，便自家算計，懊悔道：「早知今日這等難得見面，前日他與我交歡之時何等親愛，不如竟說出我是元公子，他自然思量嫁我，不思量嫁唐呆子。可惜不曾說明，他只認我是唐呆，不知是我，明日嫁過去，知道錯時，再思量我，豈不遲了？為今之計，欲要圖謀莊小姐，除非先將我與莊小姐私會之事，微微透個風兒在唐呆耳朵裡，他是個好名之人，怕出丑，惹人笑話，自然退親。他退了，我再用些機謀去求，不怕不歸於我，只是這風兒怎吹得到他耳朵裡？」又想了一會道：「除非如此如此，這般這般。」遂日日帶了繡鴛鴦在身邊，竟自到半塘與虎丘閒撞。

這日，也是合當有事，恰恰的與王鶴遇見。二人拱拱手，元晏先開口說道：「與兄久闊，甚是想念，為何再不來看看小弟，想是在那裡藏修了？」王鶴道：「終日碌碌，那有工夫讀書？怎比得吾兄快活人，日日行游取樂，今日想又是到虎丘游耍了？」元晏道：「不是游耍，聞得虎丘有一高手裱褙，我有一幅心愛的畫兒，要他裱裱。」王鶴道：「甚麼名筆妙墨，可借一觀否？」元晏笑道：「非名筆妙墨，卻比那名筆妙墨相去天淵。本該請兄賞鑒，奈其中有許多委曲，難對人言，非我吝惜一觀。」王鶴道：「既是看不得，小弟告別了，改日再會！」

元晏道：「畫雖看不得，難道朋友就疏了？我與野雲兄久不相會，今日既遇，怎生匆匆就去，沾飲三杯，未為不可。」王鶴

道：「小弟本該作東，但有些薄事怎處？」元晏道：「虎丘路上走的人，料也無甚要緊。」便拖了王鶴的手，到一個酒店中來坐下，叫酒家取些酒肴，二人對飲，飲到半酣，元晏忽微微自笑，忽又長歎數聲。王鶴道：「子過兄有何心事？忽爾喜苦交雜。」元晏皺著雙眉道：「小弟胸中有無限之樂，又有無限之苦，可惜對兄說不得。」王鶴道：「相知朋友，肝膽可傾，有甚麼說不得？」元晏道：「一來兒女私情，二來事關閨閣，三來事已不諧，說來恐兄泄漏，故不敢說耳！」王鶴道：「小弟從來口穩，兄但說不妨！」元晏笑道：「兄真個要說？說是斷然不說，只將這幅畫兒，借兄一看，兄聰明人，便可相見八九矣！」王鶴道：「兄這個最妙。」元晏因叫人拿出拜匣，開了鎖，取出繡鴛鴦，遞與王鶴道：「兄看此物，可比名筆妙墨高些麼？」王鶴接在手中，展開一看，卻是一幅刺繡的鴛鴦，不住口稱贊道：「果然繡得好！」及看到下面，見「莊玉燕制」四字，心下暗驚道：「此是何說？」因假作不知，問道：「這莊玉燕是誰家女子，有如此高手？」元晏跌跌腳道：「說也傷心，這女子與我有萬種風情，百分恩愛，只恨三生緣淺，只種得一宿郵亭，未繫百年姻眷，真苦殺人也！」王鶴道：「你與他如此相好，為何不結成秦晉？」元晏道：「此乃兒女私情，父母不知，又許與別姓。他一個閨中女子，怎好爭執？所以繡這副鴛鴦贈我，要結來世之姻，教我怎不想殺痛殺？」王鶴道：

「有此奇遇，這相思也怪不得兄要害了。」元晏道：「小的與兄相知莫逆，故吐膽而告。野雲兄，千萬莫要在人前漏泄一字！」

王鶴道：「這個自然。」二人又吃了幾杯，王鶴就別了回去。一路思量道：「莊玉燕分明是莊臨女兒，不料有此醜行。唐季龍也是個矯矯名士，若娶了他來，美則美矣，後日有人知道，豈不是一生之玷？我今既然知道，若不說明，便是欺他了。」因回來尋著唐辰，就將遇元晏吃酒，看見繡鴛鴦之事，細細說了一遍，急得唐辰抓耳撓腮，心如火焚一般，呆了半晌，方說道：「這事果真麼？」王鶴道：「繡鴛鴦並『莊玉燕制』四字，是小弟親眼看見，今日元晏與我撞見，說起總是無心，安得不真？」唐辰道：「既是真，便美如西子、毛嬙，亦不消提起矣！但只是莊老一片好情，退親之事，怎生出口？」王鶴道：

「若說明元晏之事，傷了莊老體面；若不說明，退親無名。」唐辰道：「姓名萬萬不可說出，只問他可曾繡鴛鴦贈人，他心下自然慚愧，不敢爭執矣！」王鶴道：「只好這等說。」唐辰道：

「做親之期近矣，要說也遲不得了，就煩兄一行。」王鶴道：

「我就去。」

二人別過，王鶴來見莊臨。莊臨留坐待茶，茶罷，王鶴道：「晚生今日來，有一句不識進退之言，不知敢告老先生否？」

莊臨道：「有何話，不妨直說。」王鶴道：「敝友唐季龍，蒙老先生之愛，許結朱陳，一向喜出望外。不期近日，偶聞些曖昧之言，以為人倫風化之始，恐招物議，以傷一生名節，故托晚生敬辭！」莊臨聽了，大驚道：「這話從何說起？我學生不瞞兄說，家教素稱嚴謹，況小女秉性幽貞，足不逾戶，至今□七，尚與老妻同眠同起，無端忽來此污蔑之語，定有奸人捏造！煩兄與季龍言：此事關係甚重，還須細細訪察，豈可出此不倫之語！」王鶴道：「唐季龍也再三體察，不敢輕言，但事有根原，證佐甚實，故不敢過為隱忍也！」莊臨道：「事既有因，何不細說？學生也好追求。」王鶴道：「老先生也不必細問，我晚生也不敢多言。老先生只問令愛，可曾繡一幅鴛鴦贈人？這事之根因便見了。」莊臨道：「既有證據，這不難，兄請少坐，待學生去問了來。」因起身入內，問夫人道：

「前日玉燕曾替人繡一幅鴛鴦不曾？」莊夫人道：「並不曾替外人繡，只有一月前，張媒婆拿了幾尺綾子來，說是城中鄉宦人家小姐要學繡，聞知玉燕繡得好，來求繡了一幅去作樣，這是有的。你為何問起？」莊臨就將王鶴的話說了一遍，因道：

「閨中針線，怎傳與外人，惹這樣是非？」因吩咐兩個家人，立刻要尋張媒婆來說話。家人去了，莊臨就留王鶴小酌候信。

家人去尋張媒婆，直尋到傍晚，才尋將來。莊臨就當面問道：「你求我家小姐替你繡的鴛鴦，拿與何人？可實實說來，若不說明白，我就要送官究治！」張媒婆道：「這是鄉宦人家一個小姐學繡，來求小姐繡與他作樣的，我是對太太當面明公正氣求的，又不是私情曖昧。老爺只問太太便知，怎說個送官究治？」莊臨道：「我已曾問過太太，太太也如此說。只是你拿去，卻與何人？」張媒婆道：「在城裡鄉宦人家小姐處，又與那個？」莊臨道：「我也不管你在那裡，但是我家小姐的手刺，怎肯輕易付與外人？你只取來還我，我便萬事都休，若推三阻四，我定不饒你！」張媒婆笑道：「要我另尋一幅便難，要我取回這個容易，今日天晚不及，明日我就去拿來。莊老爺何鬚髮怒？我張媒婆若大年紀，走千家萬家，從沒有半點差池，老爺只管放心，莫聽人胡言亂語！」莊臨道：「既是這等，你只快快取來，別的事不要你多管！」張媒婆道：「城裡鄉宦人家起得遲，明日我午後方能取來。」莊臨應允。張媒婆就去了。莊臨方對王鶴道：「這便是繡鴛鴦的始末，有何曖昧，唐季龍詭為怪事？」王鶴道：「晚生今且告退，且待張媒婆果取來了再議。」二人別了不提。

且說張媒婆回到家裡，暗暗思忖著：「這必定是元公子不謹慎，將此繡被人看見，有甚言語，故此莊家發急追求。明日討得回來方好，若討不回來，倒有許多淘氣哩！」躊躇了一夜，捱到天亮，就去尋見元晏，說道：「元相公，你是個在行人，怎生不老成，將莊小姐的繡鴛鴦露在人眼裡？有人吹風到莊老爺耳朵裡，莊老爺大怒，昨日叫兩三個家人尋將我去，要擺佈我。虧我說得巧，只說鄉宦小姐求了學繡的，又虧得莊太太護女兒，替我圓謊，故此老爺信了，只要取了回去看看，我故特來取。」元晏聽了，知為中計，滿心歡喜，說道：

「我送了莊小姐許多首飾，他只送我這幅繡，如何又要來取？」

張媒婆道：「這是莊老爺來取，與莊小姐何干？」元晏道：「這幅繡是我的性命，莫說莊老爺，就是皇帝要來取，也沒的還他！」張媒婆道：「元相公，不要取笑，若不取去還他，他明日難為我，我一口說出來，你也不得乾淨！」元晏道：「說出來只敗壞他家閨門，我有甚不乾淨？我一個公子家，偷婦女、纏老婆是常事，況撒手不為奸，憑到那裡，料無大事。」張媒婆聽見他真不肯還，慌做一團，道：「元相公，你果若如此，便是害死我了！我為你擔了萬千驚怕，成就你們好事，今日到此，卻不顧我死活，真是好心不得好報了！」元晏道：「你不必著慌，你如今就為我擔些干係，也不妨！等唐家同莊家亂完了，你一發替我撮合成了，我明日重重謝你幾兩銀子，便是報你了！」張媒婆道：「元相公，你倒說得好自在話兒，我如今若取不得繡鴛鴦回去，他鄉宦人家，將我送到官，不是拶，就是打，叫我老人家當得起麼？」元晏道：「他若送你到官，我替你說分上也使得，拿些銀子與他去用也使得。若要繡鴛鴦，你便是死，我也不能從命！」張媒婆見他說得咬釘嚼鐵，不肯與他，急得哭將起來，道：「元相公，怎這等忍心！」

元晏道：「不是忍心，你的事小，我的事大，故此顧你不得！」

張媒婆道：「我為你的事弄到這個田地，你不顧我，卻叫誰來顧我？」元晏想一想道：「要我顧你也不難，我倒有一好算計在這裡。」張媒婆道：「有甚好算計？」元晏道：「你倒不如快快家去，收拾了細軟東西，躲在我家，有誰敢來尋你不成？且等我的事情妥了，那時你再出來相見，便不妨了！」張媒婆也想一想，道：「這也說得有理，事到其間，只得要如此了！」元晏道：「既聽我的言語，快去快來！」張媒婆沒法，只得回家，將要緊物件都搬到元衙，一把鎖將門鎖了。

伎倆饒他小兒多，冰心鐵骨任磋磨。

縱然瞞得一時過，其奈終身敗露何！

卻說莊臨到次日，等候張媒婆，到將晚不見來，因叫原去的兩個家人再去尋。那家人尋到夜，回來說道：「張媒婆門是鎖的，不知何處去了，到此時尚不見回家。」莊臨道：「你明日絕早再去，若撞見，萬萬不可放他！」家人次早又去，守候了半日，並無蹤影，問鄰舍人家，都說：「昨日搬了些東西，想是走了。」家人回覆。莊臨大怒，遂寫了一張呈子，叫家人送到縣裡。縣裡准了，出牌拿人，一連尋訪數日，並無蹤跡。

差人稟知縣主，只得擱起。唐家與莊家因此事不明，都不便提起。

元晏見兩家親事不成，滿心歡喜，正打帳要央個大老，到莊家去鑽求。不料父親元主事，忽然升了福建邵武府，便道來看。因見元晏終日遊蕩，便立刻要與他完親，竟自擇個吉日，通知花家。花家聽見，甚是歡喜，嫁裝俱是一向制辦停當。到了吉日，元主事笙簫鼓樂，迎娶回來，一雙夫妻，拜過堂，同送入洞房合巹。人都爭看新人，不知卻是兩個舊相知。正是：

爭言佳婿近乘龍，誰道藍橋路久通。

不信請君今夜看，海棠枝上已無紅。

卻說元晏與花小姐，在洞房中同飲合巹之卮。元晏時時偷目看花小姐，雖不及莊小姐□分美貌，然終是宦家風範，還有五、六分人才。花小姐自心有病，恐怕新郎看出，轉低了頭，做出許多嬌羞之態。合巹已畢，丫鬟與伴娘請他去睡，他只是延捱，不肯解衣。元晏再三叫丫鬟伴娘催促，方才解去上身衣服，內裡貼身衣服，死不肯脫，竟自上牀而睡。元晏見花小姐上牀，也忙忙脫去衣裳，鑽入被來。花小姐見元晏上牀，便翻身朝裡而睡。任元晏百般溫存，只不肯回轉身來。

元晏以為宦家女子，從未曾見人，自然害羞，轉□分憐惜，不好用強。況夜已深了，只得摟抱後身而睡。到次日，元主事就起身上任，元晏直送父親上船，到傍晚方回。又備酒同新娘共飲，奉他酒，只低了頭不肯吃，再三苦勸，勉強飲不得一口，又住了。到臨睡時，元晏悄悄吩咐丫鬟伴娘，抵死替他將貼身小襖脫去了，下面褲子畢竟穿了上牀。元晏暗暗歡喜道：「深閨處女怕羞如此！」自解衣上牀，低低說道：「你我既做夫妻，便當如魚似水，怎害得了許多羞？」因用手撥轉他的身體，才撥得轉，手略放鬆，又側了轉去。如此三番五次，才得對面而寢。再去解他小衣，花小姐一發推拒，元晏又不知費了多少氣力，方能扯去。及自上身，輕輕一觸，花小姐早痛楚難勝，悲啼不已。元晏愛惜之甚，不敢恣意，只得少停。直到三朝，這一夜方許露滴牡丹，香分荳蔻。花小姐齧被而忍，用手推拒，指爪幾抓破元晏之肉。元晏見他痛楚，□分憐惜，不及滯雨尤雲，而早已雪消春水矣。忙用鮫鮓展拭，燈下一看，只見點點胭脂，鮮妍可愛。元晏心下更加歡暢，以為閨中真正處子，比宣淫之女大相懸絕。正是：

強將老面改羞顏，皮肉寬鬆假作難。

若彩元紅何處有，雞冠熱血染斑斑。

元晏被花小姐許多做作，竟認作真未破瓜的處子，□分愛惜。遇到半月之後，方才說些話兒。元晏聽得聲音甚熟，略有些疑心。到夜間上牀，滿身撫摸，摸到腰間，忽摸著那個肉疙瘩，方大驚道：「你為何也有肉鴛鴦？莫非莊小姐就是你？」

花小姐聽見說「莊小姐」、「肉鴛鴦」，暗自驚駭道：「他如何得知？」忙用手到元晏腰間一摸，也摸著肉疙瘩，心下方明白，他就是唐季龍，卻不敢應承，只得勉強答道：「這是一個瘡疤，甚麼肉鴛鴦、莊小姐，這等大驚小怪？」元晏道：「既不知肉鴛鴦，你怎知我腰間也有，卻來摸我？罷了！罷了！我費了許多心機，去騙別人家婦女，卻原來還是自家妻子，叫我怎氣得過？」花小姐道：「你不學好，外面纏婦女，怎到疑心起我來？」元晏道：「你也不消強辯了，這事現有肉鴛鴦為證，你也瞞不得我，我也瞞不得你，我女子也見過幾個，就有些痛楚，也不似這等畏怯！原來你自家心裡有病，卻故作此態，以遮飾一個破罐子，倒叫我空費了兩夜氣力，豈不可惱！你若賴說不是，我明日將張媒婆送到官，一撈一夾，等他招出來，看你賴得過，賴不過？」花小姐見瞞不過，只得撒潑大哭起來，道：「你這等冤屈我，我倒不如死了罷！我家父母，自會替你要人。」便扒起來，哭哭啼啼，尋死覓活。元晏見這般光景，只得叫丫鬟伴娘，窩盤他睡了。

卻說張媒婆自從躲到元衙，倒也得免是非。不期元主事回來，立催做親，他又不肯出頭，見花小姐娶過來，恐怕看破行藏，□分擔憂。細細打聽，見到三朝才成親，並無話說，他一塊石頭方才放下地，以為萬萬無事。這夜正在房裡，如此如此，這般這般，他心下是明白的。暗算計道：「元公子不是好人，他沒本事奈何家婆，明日定要在我身上出氣，我倒替他去頂缸，不如明早速溜開，還是造化。」到次早，也顧不得許多東西，只將些銀子並元晏送他的首飾，帶在腰裡，乘人眼不見，竟自一道煙走出去了。不期天網恢恢，恰被莊家那原差撞見，認得是張媒婆，便一把扯住道：「張娘娘，那裡去？叫我那裡尋不到！」張媒婆尚不知莊衙告他，因說道：

「李叔叔呀！你尋我作甚？」差人道：「莊老爺有一張呈子，在大老爺處告你，故大老爺差我來尋你。」張媒婆聽見說「莊老爺」三字，早已魂飛天外，呆了半晌道：「李叔叔，可曉得莊老爺告我做甚？」差人道：「莊老爺告你偷盜他的繡鴛鴦，不知是真假，料也不妨事！」張媒婆道：「繡鴛鴦是我拿綾子求他小姐繡的，怎說偷盜？」差人道：「既不是偷盜，你怕他怎的？可到大老爺處與他折辯。」張媒婆道：「怕是不怕他，辯是辯得過，但恐他們官官相護，人情大，要難為我。我送李叔叔一個薄禮，求叔叔放了我罷！」差人道：「原差拿不著犯人，尚要考比，若是放走了人，罪名不輕，這個使不得！」張媒婆見他不肯放，只得跟到縣裡去。

卻說元晏清晨起來，沒法奈何花小姐，細想都是張媒婆弄的圈套，殊可痛恨，便走到後面來尋張媒婆，要打他出氣。

四下尋到，那影兒也沒有，問門上，說是清早走出去了。他心下一發大怒，道：「這虔婆如此可惡，饒他不得！」就叫人寫了一張呈子，說他拐騙了許多銀子並金珠首飾，送到縣裡去追究，不提。

卻說原差既促了張媒婆，就報知莊臨。莊臨就通知王鶴、唐辰，都到縣裡去看審。只到午堂，縣官方坐，投過文，放過告，差人就帶張媒婆報到。莊衙抱呈家人，也就跟進去。縣官唱了名，就叫張媒婆近案前，問道：「你既做媒婆，就該老老實實，成就人家的婚姻，怎麼設計拐騙莊衙的繡鴛鴦，與何人？你希圖得利，卻敗壞人家的名節？」張媒婆道：「老爺在上，小婦女為媒，從來老實。這繡鴛鴦是鄉宦人家小姐要學的，叫小婦人去求莊小姐的，莊太太都知道的，並非私情，怎說拐騙？」縣官道：「既不是拐騙，鄉宦人家小姐是那家？」

張媒婆道：「是大鄉宦人家小姐，不好說的。」縣官道：「學繡好事，怎不好說？若不好說，定有曖昧之情，與我撈起來！」

左右一聲吆喝，就要來撈。張媒婆慌了，連連磕頭道：「容小婦人說，就是元鄉宦家小姐。」縣官道：「既在元鄉宦小姐處，就叫原差押出去取來。」

原差才押出縣門，正撞著元衙家人來進狀，看見張媒婆，道：「好，好，正要來尋你！」就一把要扯進縣去。原差道：

「我們要押他到元衙去取繡鴛鴦，才出縣門。」家人道：「我們是元衙，要見太爺，不消去了。」遂一齊擁進縣來。原差稟道：

「小的蒙老爺差，押張媒婆到元衙取繡鴛鴦，才出衙門邊，適遇元衙家人有狀來告張媒婆，故一起帶來見老爺！」縣官道：

「元衙又告張媒婆，為甚事？」元衙家人就將狀子送上來，「家老爺在福建上任去了，這張媒婆巧借莊小姐私情，拐騙了家公子許多金銀首飾，只將一幅繡鴛鴦來搪塞。今家公子情不甘服，具呈到老爺台下追究。」縣主接呈子去，看完，叫張媒婆道：「你這奸婆，我只道你單拐了莊衙的繡鴛鴦去騙人，誰知你就將繡鴛鴦去盅惑良家子弟，又拐了元公子許多首飾。騙人東西，壞人名節，罪不容於死，快快撈起來！」左右一齊將張媒婆撈的殺豬一般叫喊道：「老爺，容小婦人細說，這事不關小婦人事，都是元公子起的禍根！」縣官道：「怎是元公子起的禍根？你須實說，若有半字謊言，我活活撈死你！」張媒婆道：「老爺青天在上，小婦人半字不敢說謊！這元公子定了花鄉宦小姐，是小婦人為媒，因此認得小婦人。一日他對小婦人說，他在半塘莊衙樓下過，看見莊小姐在樓上，□分美貌。就起不良之心，央小婦人去見莊小姐，要通私情。不期莊小姐貞烈，不曾說得半句，他早急得滿面通紅，走下樓去，連小婦人都不睬。小婦人沒法，只得回覆元公子。元公子再三不肯，定要在小婦人身上成事，小婦人著了急，只得走到花衙去催他做親，指望做了親，有人拘管，便不來尋我。不料花衙小姐，又在虎丘船上看上唐季龍相公，要我替他牽引。

小婦人去對唐相公說，不料唐相公是個有德君子，罰誓不作苟且之事。小婦人回覆花小姐，花小姐不肯死心，苦苦央我。

小婦人兩邊都辭不脫，只得從權，就將花小姐充作莊小姐，完了元相公心事；就將元公子充作唐相公，完了花小姐心事。舟中

一會，是他兩個受用，與小婦人何干？」縣官聽了，倒笑將起來，道：「將計就計，將錯就錯，奸婆伎倆，真令人不能測度！這也罷了，只是你為何又拐騙元公子許多金珠首飾？」張媒婆道：「小婦人何曾拐騙？是他自願托我送與莊小姐的，但莊小姐毫不知情，怎敢送去？要退還元公子，元公子轉要動疑，小婦人沒奈何，只得暗暗替他收了。」縣官笑道：「好個替他收了！且問你，為何又騙了莊小姐的繡鴛鴦？」張媒婆道：

「小婦人何曾騙莊小姐的繡鴛鴦。小婦人因受了元公子許多東西，沒有回答，恐怕元公子疑心，只得買了五尺紅綾，明公正氣，對莊太太當面求莊小姐繡的，怎說是騙？」縣官道：

「既是明求，為何莊衙又來告你？」張媒婆道：「老爺，有個緣故，元公子雖奸騙的是花小姐，心下卻只認做莊小姐。今打聽得莊小姐許嫁了唐相公，只在早晚做親，他急了，故將這繡鴛鴦露在唐相公前，使唐相公動疑，與莊衙退親。今唐相公不知就裡，果與莊衙退親。莊老爺故告小婦人到老爺台下，要討這繡鴛鴦。」縣官道：「你怎不取繡鴛鴦還了莊衙？」張媒婆道：「小婦人去取，元公子正要借此使他兩家退親，怎肯還我？」縣官道：「既是這等，元公子就該歡喜了，為何也來告你？」張媒婆道：「老爺，也有個緣故。元公子只指望唐、莊兩家退了親，他於中取事。不期前日元老爺忽然升了官，來家上任，見元公子不學好，立刻就娶花小姐過來，與他完親。」

元公子與花小姐二人，被窩中識認出前日私會的不是莊小姐與唐相公，就是自家夫妻，彼此沒趣。他不怪自家作事差池，轉怪到小婦人身上，故激惱到老爺台下。」縣官聽了大怒，道：

「你這賊婆，既勾引元公子，誑騙了許多財物，又勾挑花小姐失節於人。莊小姐閨中貞女，好端端被你暗損其名；唐秀才文苑名儒，無蹤無跡被你誑言生疑，欲退賢淑之女。如此姦宄，人倫風化，幾乎敗盡！」喝令：「放了拶，脫了褲子，重打三□毛板！」元公子的金珠首飾，照數追還入官，莊小姐的繡鴛鴦，亦令元衙家人取來，當堂發還莊衙家人領去。就提筆判道：

審得元晏宦家子弟，已聘花氏為妻，禮宜速速完親，以篤夫妻倫好；乃遊冶窺樓，而妄投貞女之梭。花氏貴室名姝，既納元衙之彩，法合靜守女儀，以彰窈窕之風；乃潛行江漢，反贈伊人之管。張媒婆神奸也，既利元晏之金，又受花氏之賄。挑唐生員以淫，而唐辰，君子也，閉戶不納；勾莊小姐以私，而莊氏，淑女也，掩耳不聞。備於正而利口以窮；處於邪而狡謀百出。遂指元為唐，借莊於花，陷男女於姦淫，情實可無原；傷朝廷之名教，罪不容於死。宜加重懲，以警奸邪！元晏思淫人之妻，而適自淫其妻，雖為人事，蓋亦狐綏曖昧之呈其丑，夫復誰尤？唐辰不淫人之女，而恰娶不淫人之妻，雖曰貞義天成，實光明正大之流，其芳宜加旌獎。張媒婆騙去繡鴛鴦，速宜完趙；誑來珠翠，急迫入官。

庶賢奸以別，貞淫各受。逐出免供，不許再擾。

縣官判完，當堂讀與眾聽。

此時莊臨、王鶴、唐辰、元晏與許多朋友，俱在外看審。

看見審出情由，無不稱奇道快。獨元晏羞得躲身無處，暗暗溜了回去。張媒婆被打三□，打得爬了出來，眾人猶唾罵不已。

元晏回到家中，氣得目瞪口呆，欲要將花小姐退回，卻又捨不得。只是長吁短歎道：「叫我如何做人？」花小姐見他如此模樣，反惱羞成怒道：「我一個官家宦女，自小兒許嫁與你，以為終身之托，誰知你壞心腸，叫張媒婆移名改姓引誘我，倒是天有眼，不曾失身別人。今日既聚了，你一夜夫妻百夜恩，就有些差池，也該念兩番情分，為我包涵，怎倒送張媒婆到官，出我之丑？出我之丑，也就是出你之丑一樣，你這樣無情無義，不識好歹之人，我還與你做夫妻，倒不如死了罷！」遂大哭一場，尋出一條大紅汗巾去上吊。慌得元晏沒法，只得連連陪罪道：「這都是我不是了！小姐不消著惱，雖說是多此一番，幸喜原是自家夫妻，又不曾失節於人，人也笑我不得。」再三解勸，花小姐方才不去尋死。正是：

婦任秋胡戲，男容叫牝雞。

兩人都莫笑，一對好夫妻！

元晏與花小姐依然相好，不提。

卻說唐辰與王鶴看見審出情由，方知莊小姐冰清玉潔，一番退親之話，未免唐突，還央王鶴一同到莊衙來請罪。莊臨道：「張媒婆如此神奸，若非當官審出根由，連我亦不知其情，怎怪季龍動疑？」王鶴道：「他山之石，可以攻玉。若非這番舉動，也不見季龍兄與令愛小姐，不溜不涅之堅白也！」莊臨大喜，道：「野雲之言是也！」因相與歡笑。另擇吉日以完姻事。完親之後，唐辰與莊小姐男貞女潔，互相欽敬，真不愧梁鴻之於孟光。後來唐辰雖登科甲，因愛高逸，不肯做官，惟在家內與莊小姐為室家之樂，外與莊臨、王鶴徜徉山水之間，以詩酒自娛終身而已。莊小姐連生二子，俱能繼續書香。元晏夫妻設計貪淫，受人無窮指唾，豈非善惡到頭終有報哉！有詩為證：

貞節從來千古名，宣淫到底敗家聲。

思量淫玷他人婦，誰料淫人反自淫。